回首归国半世情（上）

北京 57年届 董少英

编者按

这次刊登两位巴中生，53年届陈克新《我的自述》（2020年12月）及其夫人57年届董少英《回首归国半世情》（2009年3月）执笔的文章；还有附录巴中第二代，其子女陈梅《我的母亲》（2010年5月）和陈锋《我的父亲母亲》（2020年12月）陈述其父母归国后的奋进人生，让人肃然敬起，钦佩有嘉。

前言

《回首归国半世情》是我母亲在11年前写的回忆录，后来她患了肝癌动了大手术，肝癌治愈后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,目前在医院住院治疗,已经不能再写东西了。我觉得她写的都是自己亲身经历，非常生动，因此保留了全文。

《我的自述》是我妹妹根据我父亲的口述整理的。

《我的母亲》是我妹妹在十年前我母亲病重时写的，情真意切，所以我也全文收录了。受母亲的影响，我、妹妹、我爱人先后加入了中国致公党，我们同样像父辈那样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的工作着。

回首归国半世情

重新阅读回国建中写的日记，再翻开发黄的旧照片，使我情不自禁地回顾起半个世纪以来的经历。

1959年6月12日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特殊日子--是我们一批印尼华侨学生乘“芝利华”号轮船回国的那一天，白天告别家人、亲友时，由于气氛热烈，慷慨高昂，我们还能扮演一回有泪不轻弹的角色。然而入夜了，轮船驶向大海，把生于斯长于斯的第二故乡抛得越来越远；把娇生惯养宠着我们的那个家，丢得越来越远，不见影踪。于是一股悲切、一股思念、一股眷恋攫住了我们的心，大家都变得沉默无语。我躺在轮船底舱里的行军床上，思绪万千，心里分不清是悲是喜，冷静下来，才知“悲”是离开了养育我们20多年的父母、教育我多年的恩师们及日夜相处的亲朋好友；“喜”的是我终于能克服了重重困难实现了我多年的梦想，奔向祖国的怀抱，能为建设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
当轮船开出新加坡后，在太平举行驶时，遇上了十二级台风，船体上下左右摇摆，晕船的人越来越多。由于坐船的人数很多，底舱空气流通差，呕吐的人多，又臭又酸的气味令人恶心。眼看白花花的米饭和炒得香喷喷的菜就是吃不下，只好拿到船尾倒向大海喂鱼。如此恶劣的环境使得一位女生得了重病，发高烧到39.8 °C，后来病逝在船上。船长却要把她的遗体投入大海，当学生们得知后，在船上游行示威表示抗议。无奈，轮船只好开足马力往前冲，可怜的那位女学生还没有实现回国的原塑，就已逝去，后被安葬于深圳，长眠在祖国大陆的土地上。这正是“出师未捷身先死，长使英雄泪满襟”。

由于台风的袭击，使大轮船难以前进，原本在6天可以到达的行程，却推迟到12天才到达。当大船驶到香港时，只能停靠在九龙、香港和长洲的海峡中。后得知，大风暴造成水灾，深圳到广州的铁路被冲垮，无法登陆，让我们等待吧！天黑了，我们能看到香港那里的红红绿绿、闪闪发亮的灯光从几十层的高楼大厦上映射出来，远处的山也隐约可见，景色迷人。大约深夜十二点钟，突然看到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小军舰向我们驰来，将我们的轮船领入黄埔军港。瓢泼般的大雨迎接着我们下船，尽管遇到那样的恶劣天气，但学生们仍然热情不减，情不自禁地高呼“祖国，我们平安的回来了，祖国万岁！”大家眼含热泪，等着上岸，我们终于到达广州三元里华侨招待所。后来我很幸运的被分配到了伟大祖国的首都--北京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在那50年代，每年的6月份，在印尼都有成批的爱国华侨青年学生回国。为了申请回国，每人必须在印尼移民当局面前宣誓“我将永远不再返回印尼”，并忍受耻辱地在申请表格上按上左右手的十个指印，是十个手指印而不是一个啊！大家可想而知，是对我们中国人的侮辱啊！然而，他们始终是怀着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，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离别了温暖的家庭，放弃了优裕生活，告别了亲朋好友及美丽的第二故乡，奔向那憧憬已久的社会主义祖国-母亲的怀抱，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。

50年代后期，由于我国与前苏联的关系破裂，援助我国建设的苏联专家纷纷地撤离回国，打破了中学只上俄语课，不上英语课的局面。要上英语课没有老师，局势的变化，不得不迫使我们改变开设外语教学的政策和方针。因此，必须马上培养出一批英语教师。我当时到了北京以后，被分配到“北京华侨补校学习”该校领导对我们有一定英语基础的在校生进行动员，鼓励我们报考“北京师范学院”（现改名为“首都师范大学”）外语系英语专业。我立即响应号召，于1960年春季招生时考入了该校。入学后，使我惊喜的是，我们班的同学居然大部分都是刚归国的华侨学生，解决了国家的燃眉之急，大家深知肩上的重担。

在大学4年的学习生活中，刻苦学习，每日早上起来朗读，晚上复习全天的功课。不计较生活艰苦，只求学成后为祖国教育事业服务，为祖国争口气！1964年大学毕业后，我服从分配到艰苦的地方-石景山区苹果园中学教书。当时“苹中”只有初中，没有高中，我被分配教初一的英语。后来学校开设了高中，我从高二教到高三。几年一轮换，始终坚持在高中教学的讲台上，很多毕业生都考上了大学。此间，我还兼任英语教研组长，指导年轻老师不断提高教学质量，为“苹中”的外语教学打下了坚实的教学基础。

在“苹中”教学21年，后因高三教学任务重，交通不便，几乎天天要上晚自习，家里孩子没人管，本人身体又不太好，再加上兼任较多的社会工作（区政协、区侨联及致公党工

回首归国半世情（下）

北京 57年届 董少英

作），于是要求调到离家近的“永乐中学”任教。调到新学校我仍然教毕业班的英语并兼任教研组长，1989年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。

在这个三尺讲台上，我一干就是30多年，除教学工作外，还身兼三项社会工作：

（1）从1980年至2003年当选为区政协委员、第二、五、六届政协副主席、第三、四届政协常委；

（2）1981年5月，在石景山区民族、宗教、侨务办公室领导任命下，当选为“石景山区侨联小组组长”，一直到2001年6月，正式成立“石景山区侨联”才卸任；

（3）1988年，受区委统战部和致公党北京市委的委派，负责组建“致公党石景山支部”，并被任命为“致公党石景山支部主委"。

我的主要工作是在中学做教学工作，同时兼任三项社会工作。30多年来，工作兢兢业业、勤勤恳恳，任劳任怨，没有辜负祖国的培养和期望，在区政协的政治舞台上积极主动参政议政，曾经获得过致公党北京市委领导、北京市侨联领导的表扬与好评，也得到过石景山区委、区政协的奖励和表彰，以前的不说，仅仅列举近期荣获表彰的证书：

（1）2005年荣获中国致公党北京市委员会优秀党员；

（2）中国侨联颁发的“从事侨联工作20年荣誉证书”；

（3）2007年荣获：市侨联颁发的“首都侨界先进个人”称号；

（4）2008年荣获致公党石景山区工委颁发的“在2008年参政议政、建言献策中表观突出”的荣誉称号；

（5）2008年荣获石景山区金顶街侨联颁发的“2008年金顶侨星”的荣誉证书。

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休迄今已有15年了，原本想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，社会工作也卸任了，自己可以轻松地休息了。但实际上是退而不休，社会工作又成了我的主业。后因家搬到了石景山区金顶街，该街道需要成立街道侨联，街道领导找上门来，请我担任街道侨联主席，组建“石景山区街道侨联”，街道的统战工作需要我这样一位曾经组建过石景山侨联的人来牵头，我只好担当下来，一干就是5年（2003-2008年），直到2008年侨联换届才退了下来。

目前，我还是“石景山区侨联和金顶街街道侨联的顾问”；同时，还担任“致公党北京市委老龄委员会的委员”。我虽然是70多岁的老人，又患糖尿病多年，心脏也不太好，好在自己平时比较注意饮食起居和锻炼身体，注重调节自己心态平衡，总的来说精神状态还算不错。面对当前世界性金融危机，我还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发挥余热，为自己祖国建设事业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，实现我回国前立下的誓言-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。

（此文原刊登在市侨联主编《第四届首都新侨乡文化节》征文集）

2009年3月31日